
對無知的無知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在知識上，美國是一個兩極化的社會，一方面，美國人囊括諾貝爾獎的數量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學者，美國在高科技領域亦一直遙遙領先；但另一方面，美國人在科學、數學、地理、時事測驗中的得分卻低於其他國家的公民。2018年的一項研究顯示，11%美國成年人沒有聽過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22%的千禧世代對此歷史慘劇一無所知。超過50%受訪者以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出自華盛頓或者奧巴馬，其實這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念；此外，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不知道美國革命發生在哪個世紀，一半受訪者以為南北戰爭、《解放奴隸宣言》、1812年戰爭發生在美國獨立之前。



1979年，美國與台灣斷交，一年之後又廢除了聯防條約。但202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21%美國人知道現在美國與台灣沒有國防協議。英國於2020年正式脫離歐盟，儘管英國脫歐的新聞在當時是鋪天蓋地，但2022年的調查顯示，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國人（48%）知道英國已經不是歐盟的成員。

你可能會說：「這只是一般人，受過教育的美國人應該不會這樣無知吧！」大約十年前，美國受託人和校友理事會（ACTA）委託一間研究公司調查大學畢業生對美國歷史的了解程度，結果令人非常失望，例如三分之一的大學畢業生不知道羅斯福總統推出了新政，超過三分之一的畢業生無法將美國內戰的年份放在正確時間的二十年之內。你或者會說：「美國大學的質素參差不齊，名牌大學畢業生的程度應該比較高吧！」該組織委託另一家研究公司對美國最頂尖五十所大學的高年級學生進行了類似的調查，結果同樣是令人驚訝，例如只有22%的學生知道「民有、民治、民享」是源自林肯總統的一次演講。

可能你會這樣說：「民眾無知並不打緊，若果國家領導人能夠掌握資訊，並且高瞻遠矚，那麼國家仍然可以正常運作和向前發展。」遺憾的是，有些美國總統的無知已經鬧出了笑話。1976年總統大選期間，福特總統與對手卡特辯論，福特宣稱：「蘇聯不會控制東歐，在福特政府的領導下永遠不會出現這種情況。」這番說話令人瞠目結舌。事實上，在二次大戰之後蘇聯已經控制了東歐。福特後來澄清說，他的意思是東歐人民的精神和意志並沒有被蘇聯壓垮，他並不是說蘇聯沒有真正控制該地區，我覺得這似乎是馬後炮。

2017年5月，特朗普總統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家報》記者齊托（Salena Zito）採訪時表示，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有能力阻止美國內戰。但事實上，傑克遜在內戰爆發前的十六年已經去世。此外，根據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博爾頓（John Bolton）所說，特朗普曾問他的幕僚長凱利（John Kelly）到底芬蘭是否是俄羅斯的一部分，這暴露了他缺乏基本的地理知識。

健康的民主依賴公民及政治人物做出明智的選擇。然而，當兩者皆是知識貧乏時，他們可能會根據不完整或誤導性的信息而做出具有危害性的決定。筆者已經觀察了這個現象與思考這個問題很多年，也許，真正的問題並不是無知，坦白說，我對很多東西也是一知半解，甚至糊里糊塗，當遇上自己不明白的東西和無法勝任的事情時，我會閉口不言和找人幫忙。最大的問題是：很多人並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或者是對無知的無知。

舉例說，當筆者還是研究生的時候，一位美國教授曾經和我爭辯中國歷史，他是統計學教授，而不是歷史學家，但他辯論起來卻振振有詞。他當然錯漏百出，我心想：「為什麼他覺得自己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會比我多呢？」因為他是我的教授，所以我不好意思說出口。

很多年前我在某大學擔任研究部門主任，上司要求我要跟幾個資訊科技單位的主管合作，推行一個研究計劃。在開會之前，我以為他們扮演的角色是為研究部門提供技術支援，但在開會的時候，所有人對研究設計指手畫腳，儘管他們從來沒有發表過半篇研究論文，我忍不住說：「我不會指導你怎樣去安裝伺服器、如何去編寫程式，在這裏我們各人都有自己的專長，為什麼我們不專注於自己的拿手好戲呢？」最後這研究計劃無疾而終。

並不是人人都需要萬事通，其實，我們只需要找尋和信任有知識的人，二千年前太史公司馬遷已經有這種洞見，他在《屈原列傳》中寫道：「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但司馬遷慨嘆這並不經常發生，相反，亡國破家卻屢見不鮮。

2024年5月28日

原載於香港《有情無國界》

[更多資訊](#)